白雲稾

白雲稾卷之五

天台朱右著

書集傳發揮序

愚讀孔子所刪述易書詩春秋而深歎夫聖人之道不行及觀漢唐儒傳疏又以痛聖人之道不能明也道不行猶得以明其理義布諸方策以淑夫後之人道之不明天下貿貿焉棄本而逐末趨僞而厭真幾何不為異端功利之歸矣乎竊以君臣父子之道尊尊親親之懿莫詳於書自成康至澤一熄五百年而吾夫子者出雖不得司其典禮命討之權猶能脩其典禮命討之具奈何遺焚滅之禍千數百年間大義泯絶至宋程朱諸儒始能因

遺經以闡其教其功固不在漢唐下也天相
元德崇信五經詔取士科書以朱子訂傳為主經
生學子允知嚮方則孔氏刪定之書將行于今矣
意世固有明經而不得以行道者未有經不明而
能行道者也固有通其辭而不得其心者未有不
察其辭而能知其心者也然則道之行當自明經
始經之通當自達辭始達其辭以知其心即其心
以行夫道奚可以二觀哉右生也晚於道未聞信
習是經積有年矣集傳之作非後學所敢妄議嘗
參諸當代名儒質以所聞父師之教則不無所相
發明者於是謹述集傳發揮六卷綱領始末一卷

指掌圖一卷通證二卷凡一十卷藏之於家以詒子孫盖以世有古今時有先後人心之所同然一爾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爾爲淂其所同然雖越天地亘古今猶一日也嗟夫游心之要王政之綱具在是經安敢以覬其萬一初學之士尋繹之繁或庶免於紛紜眩惑之病云

三史鉤玄序

史倉作而文字始虞夏興而記載明左氏傳春秋策語叙列國史學之来遠矣司馬遷父子集群哲之大成紬一家言雄深雅徤爲太史氏宗彪固繼

出以吳漢紀與瞻優洽采摭無遺於是先秦而京之文章炳炳焉與三代同風信可爲萬世法則也自後漢荀悅服虔應劭伏儼劉德魏氏鄧展文頴張晏如淳吳之韋昭晉之徐廣臣瓚郭璞蔡謨宋之裴駰後魏崔浩南齊鄒誕生皆留心史漢爲之音解唐司馬貞又爲史記索隱述贊顏師古爲漢書集注叙例而折衷諸家學者於馬班二書固賴然于心目矣然而簡策浩繁紀事詳備蓋有不能周覽而習識也予看讀之餘愛其辭簡而意至因取紀贊論說緝而成帙復以歐陽脩五代史附焉總若干卷題曰三史鉤玄俾子弟日習而記憶之

庶為學文之助客或難之曰諸史凡十八代何獨取於三史耶予曰馬班誠不可尚也至范曄陳壽以來冗蕪不足之文氣愈下君子既嘗病之歐陽公當一代文章宗匠而尤注意於筆削庶幾乎馬班之亞歟傳曰文勝質則史是編也殆為作文者設爾若夫紀述始末治道鑑戒則固學者所當備覽而不遺也客唯而退遂書為序

某氏族譜序

氏族之來尚矣三代以前姓氏分為二若姜姬己祁為姓有熊高辛為氏是也姓以別婚姻氏以明貴賤三代以後姓氏合為一而族與諡行為子孫

或以號諡爵國官字居職為氏者有矣傳曰天子
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
諡因以為族周人有功德宜世享祀則賜之族按
杜族出於堯後歷夏商為列國諸侯周成王封弟
州虞于唐而故唐子孫從封杜為唐杜氏後有杜
洩者適魯為大夫避季平子之難出奔楚生大夫綽
綽生段段生赫赫佐秦并天下為大將軍食邑南陽
衍邑稱大[illegible]至周為漢御史大夫從茂陵周
少子延年定册封建平侯陪葬杜陵子孫
復居京兆陽侯預為征南將軍顯
于晉又四西魏中書侍郎池陽[illegible]

安平公顒為侍中贈太尉安平子思敬公景秀為
渭州刺史思宣之孫甘棠公懿三司禮部侍郎則
唐修文館學士審言之曾祖也甘棠少子行斂荆
益大都督長史封南陽公南陽子崇懿尚書左司
員外郎生希望西河隴西節度使節度生岐國公
佑司徒門下平章事顯于唐又六世至鴻臚卿封
唐追封吳國公吳國生尚書度支員外郎遂良封
韓國公韓國生祁公衍封太子太師[illegible][illegible]纘于宋居
越之山陰令子孫世為越人于[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上虞部
公之十一世孫爾修見世譜補其[illegible][illegible]序歷官爵
諡旁考國史傳誌墓碣以缺自岐國以前則太子

賓客信所修者信岐國之長兄也祁公以下凡世
則肅之高曾所遺囊譜也有元吏兆以來世孫享
遷或弗能襲而葺之則肅為之補也肅嘗示予請
題于首簡予喟然而歎曰嗟乎世祿之家鮮克由
禮子孫不能守其先澤者衆矣杜氏自春秋諸侯
之子孫歷秦漢千有餘年澤不絕其世舊代有顯
人唐之盛時公卿家能守家法而至於宋猶有存
者亦惟杜氏焉況祁公之興世以孝謹廉潔顯
里比祁公為大臣忠信不欺動靜有則歐陽氏以
其始終大節雖古君子有不能及者猗歟盛哉是
宜後世子孫尚能襲詩書守遺澤而非潛吾見其

將有復興而大顯者矣詩云千祿百福子孫千億又曰文王孫子本支百世信有德者之必有後也氏族云乎哉因書以歸之俾從諸在己者

天壽聖節慶賀詩序

皇帝踐祚之三十一年至正癸卯四月十有七日天壽節前御史臺臨照御史臣萬烈圖河南行省都事臣守正浙東元帥府照磨臣昭文脩文武士祝釐于上虞雲麓教寺禮也國朝常典凡旦天壽節慶賀禮內之大臣宰執百司行于朝外而省臺郡縣行于治所其寓公出使官及居家諸次大夫士則於近地寺觀行之今御史諸君率循舊章恪

恭延事禮既成復以其心之不能已者播之聲詩
以賛揚國家之懿其用心亦忠矣夫臣子之於君
猶衆星之拱辰也萬水之朝宗也蜂蟻之附長而
葵藿之傾陽也鄉慕之情曷嘗有一息之或間也
耶其職分所在官守有常閫各宜致身而盡力也
然報謝之心無復有加唯祝君之壽考而已通者
鄰境多故邊鄙繹騷俗殊政異御史君當波頹風
靡之餘嘗以振起綱常為己任茲獎也於草野畎
畝之中不忘慶賀之禮多士雲從緇衆集田夫
野老翕然來觀咸知所以尊君親上之義是亦繫
人心之一機也皇極之福有永而兆眷頼不蹕欤

院所賦諸作典雅清麗足以黼黻太平之盛或者采詩以觀民風尚於此有考焉

送葛邏禄易之赴國史編脩官序

至正二十二年三月七日中書省臣上　奏以處士晉達等四人為翰林國史院編脩官葛邏禄氏廼賢易之寔在第二命既下唯廼賢遠居大江以南僻阻淮襄越明年治裝告行於昔所交友天台朱右為之言曰自昔唐虞有史官夏商有太史成周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小史志邦國內史詔王治外史掌四方之志列國亦各掌記時事其職蓋不輕且重也漢有太史令司馬談父子嘗繼為之

孝宣衆史書脩撰領以它官而太史唯掌占候唐
貞觀中建史館於門下省專掌國史編脩四員起
居郎二員録天子起居法度以授史官宋制監脩
國史宰相為之凡國史則藏之編脩院其編脩官
率以館秘閣校理以上及京官充之非有常職者
國朝翰林國史院署編脩官若干員則皆有常職
矣自非賢良合聞篤志守道之士焉能堪斯任以
稱是職哉易之之行吾固知其能稱於上也邑
易之少以材學強記憶與其伯氏從鄉儒先游伯
氏既登進士第為時名卿易之泊然於進取退隱
句章山水間出則追東所厭與劇共雲代所登撰

天下善士為之交際求天下碩儒為之師友自以
詩歌自娛遇可喜可愕必昌于辭則有金臺集游
歷南北覽古今靈文秘典必志于編則有河朔訪
古記至於朝廷之典禮臺閣之儀章靡不習聞而
精究之其游歷益廣聞見益充踐履益密好尚益
以篤自謂樂之終身而弗厭歟何自信之深也乎
居安貧自守有道對人雖屢空乏不以動于中
國家多故以橐饘一室教子弟習禮讀書其家朋
友有急則摭然為解紛無德色達官貴人咸信重
之時劉公羽庭居行省左司知易之賢而貧也禮
致之主東湖書院冀得升祿以為養易之既領事

所入之恭歸諸邑盡以備治廟宇建先賢先師祠延有學行者訓導其鄉之弟子日望聚堂上觀為講肄不輟鄉邦嚮於而易之有遠從其父兄學徒至泣下相送企羨不釋者之人一介取予千駟萬鍾則可知吾國信易之[illegible]而報上也不難矣夫人幼而學于宮長而試于政推此以往將何施而不可也耶況庠積中之厚則發乎外也夫用功之深則收名也遠今

聖天子賢宰執方急於求賢以圖至治易之之用豈不以指學史官而已也昔王陽為刺史貢禹豈延而起之各以類應也大山長谷尚當有賢

者接踵而出矣易之往矣盡乃嘗以興儒者爲效毋俾後之人議曰朝廷用賢其效僅若是則樂發之材不得顯予燕賈誼之學終不施於漢矣發將誰執焉予交易之也久知易之也深故不揣頌而以規

新編六先生文集序

鄒陽子右編六先生文集總一十六卷唐韓昌黎文三卷六十一篇柳河東文三卷四十三篇宋歐陽子文二卷五十五篇見五代史者不與曾南豐文三卷一十四篇王荊公文三卷四十篇三蘇文三卷五十七篇編成遂爲序之曰文所以載道也

立言不本於道非所謂文者安焉耳夫日星昭布雲霞絢麗天文也山嶽流峙草木華實地文也名物典章禮樂教化人文也三才之道備文莫尚焉惟我先生之文備四術之道通萬彙之宜彝倫甚該鬼神之情性命之奧與夫數千百年國家興壞以人物之盛衰驗學識邃深是夫非探賾索幽鉤玄提要或婉而章或微而顯或闊而肆或峻極而瓌奇要約而嚴簡而當潛深遠豐贍博洽動靜隱見變化出沒開闔焉煥煥焉千態萬狀蓋有不可殫論者矣然載道之文莫大於六經孔孟既沒書遭秦虐歟斯文或幾乎墜矣漢興賈誼董仲舒劉向寬

逮漢不用於世徒載空言若司馬遷相如揚
班固之文雖傑然為後學之宗猶未免於庶道之
議自是而降三國晉宋齊梁陳隋以逮于唐未聞
有能振起斯道而奮乎百世之下者獨韓文公上
接孟氏之緒而又翼之以柳子厚至宋慶曆且二
百年而歐陽子出始表章韓氏而繼響之若曾
子固王介甫及蘇氏父子皆一時師友淵源切偲
資益其所成就實有出於千百之上故唐稱韓柳
宋稱歐曾王蘇六先生之文斷斷乎足為世準繩
而不可尚已予幼讀之未知也壯而知之未好也
年將五十始知好之未能樂而不厭也適以課子

之餘取六先生所著[illegible]陽而編輯芟妄意去取譬喻莫逃竊惟君子之言之際揣摩詳辭操觚命牘隨物賦形初不試於小精粗淺深之世人景慕自至片言隻字因散而遺佚集以傳辭暇致擇況乎篇帙浩繁未能偏讀遺珠棄玉或所不免則鹵莽之病生而妄作之患成矣此予所以惓惓於編次而不釋將以俟後之君子

元朝文類序

鄱陽孫君輯春秋傳類編三史鈎玄及唐宋六先生文集復據本朝名人文章之類稿者錄之題若干卷題曰元朝文類編成乃序之曰氣化流行

之謂道道之顯著之謂文道有升降故文有盛衰而國家之氣化繫焉 有元啓運肇造朔漠作之家名世之士所以裨治化代王言垂世範者固已產於金宋未亡之前風雲類從萬物咸覩混一雄厚之氣見諸言辭豈偶然哉竊惟三代聖賢吐辭為經動與合道名實並存傳之萬世固未亡也世降俗下道學無傳經生博士專門師師史氏詞官務相矜眩實不稱名道烏乎在 天開濂洛聖道重明詞章體裁尚措習氣四未嘗論也方南北未通江漢趙氏默記朱子四書集註及各經傳身載以北許文正公秋洲有關以身任道大闡其祕

上啓君心下厭人望示來後世知所趨向庶幾有
關興文開化之功豈小補哉此編自江漢商而下歲
兩家言者得諸千餘人傳誦之盛有迄以稗三代
而輯漢魏諸朝盛賦試嘗讀而評之文有與華之
外見者也文采外見豈尤本岩也國初之英藻花
末之蒼鬱雄鄴來分諸源頗標之氣格關見青精
華至大歷諸閒則龍勢後學若殊斯風日漓然
猶未露其尖穎矣聲以類春氣運遠而并競治奇
態嫵姿光韶發越則極華者見矣夫氣生而漸漓
而盛盛而極固亦氣化之使然况於[illegible]人所[illegible]
變也嗟夫人物固形氣化亦豈得容心於其間哉

若生也晚既不及際國初之渾厖文不得覩休運之盛大區區佔畢餘暇乃得歷考諸作徧察情文而借輯次於其間其亦不思之已甚是編也各取人人之長而拔其尤萃者非相與較是非論短長也有志君子嘗用心於脩辭立言將不以予爲謬妄也

謌軒詩集序

詩以言志也志之所向言亦隨之古今不易也三百篇自刪定以後騷雅屢變而盛衰殊致觀諷猶有三代遺意俚唐謳謠之詞不與焉是以蘊宋之與其言也厭然之剔其言也隱緩而多歎其言也雄

晉劉多思其言詩也隱靡六朝淫麗則云蕩而去古遠矣唐人以詩名家者下千數其間要書懷思放情感興或清而婉或穠而艷或悲壯而瓌奇艱深而刻苦亦皆各極其志而致其詞嫣然未可以世之嗜好論優劣也天台郭公雅少負才氣積學讀書篤志不倦予弱冠時辱托交好相與剖劘切偲上下言論於河洛卦範之原無極性命之蘊悉指授剖析兩得為多元統乙亥同貢有司而罷舉之令適下予行四方求天下士而歸友之君復得仕家錢唐徙還允客凡天文秘奧讖緯圖籍家國興廢之故史記傳志諸子百氏之言日鈔夜誦考見得失

思所以措諸事業[illegible]懸何謂勤矣暇時登臨
肆情山水吟嘯[illegible][illegible]天真遇喜愕憂怨題贈
諷詠一發於詩自得[illegible]詠軒集時至酣醉則對客
長歌泠泠餘韻入[illegible][illegible]聽君之詩古雅和婉悠
揚清越一倡三歎而有遺音評可尚也君每抽思
騁辭不爲庸常語[illegible]之迹習好尚殆相什伯故獨
爲知音者傳語云千人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豈
其然歟翰林承旨危公啟閣嘗評君之文整密
古君之詩雅趣絕俗[illegible][illegible]人深致進士唐肅謂君
詩清若玄酒雅若朱絃當時以爲知言戊申之歲
予同以前朝故官寓鄉[illegible]莫共患處得君所爲

詩三百八十餘首興會明類適君之友張季通詮次手鈔其命題往往多與予同賦者令子亨以其發不存慨然興懷俯仰四十年已君以病齋濠上予每閱其編即揮涕不忍讀而又不忍舍去嗟虖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予於詩也雖非知味而君之英華精粹雋永有餘尤使人咀嚼弗能釋傳之後人沾丐未已予知君之志不盡施君之言尤足之可法遂序其編云

理性本原序

道之大原出於天而天亦氣化中一物爾然其所以為造化必有尸之者理而已矣故曰天生烝民

有物有則又曰體物而不可遺則理者又天地萬物之本原也是故君子即物以察理未嘗有無理之物即理以觀物未嘗有物外之理子程子曰沖漠無眹萬象森羅已具殆難以遠求之也自夫河洛出圖神聖開闢所以立萬世人極者固已昭然于簡策矣孔孟既沒道學不傳世之言治皆苟而已幸天未喪斯文濂洛間出無極有圖東西有銘與夫定性好學之論百世不惑揭日月於中天照矇瞶於所昧良東醫之指南後世之衡鑑也右生也晚於道靡聞父師而有訓敢不祇承嘗讀詳味恍乎有覺云取以私故錄其尤要而切近者輯而為

編名曰理性本原且以河圖洛書冠之首本諸天
以示乎人次敘太極圖說定性書好學論西東二
銘擴諸人以復乎天蓋異世而同符者理性之本
原至矣復以通書一卷感興詩一卷附于後若正
蒙諸書或有未純茲不復輯學者苟能於是書讀
之習而講之精知之明而行之力氣化之流行人
心之妙用有不待它求而能知之人之蘊奧聖學
之淵源亦可指顧而得豈不爲得其要乎至於盡
心知性以知天存心養性以事天殀壽不貳脩身
以俟生順死安無慽於出治乎何有學[illegible]

歷代統紀要覽序

自古帝王建國子民德位並隆天命人心於是乎在禮樂征伐於是乎出君臣之分於是定天下宗之故曰天子是以天子統三公三公率諸侯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貴以臨賤賤以承貴尊卑大小之分正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立矣君臣父子之道立又何有悖上篡逆之禍耶五帝以前薦紳先生難言之學者不得而傳自唐堯甲辰以後統緒可考紀錄有稽遞因而下載目典籍歷代是宗猶[illegible]亂統緒繁不能徧識正統雜紀勸[illegible]邪戰子宗[illegible][illegible]魏晉蜀黜同宗居上承孔子絕

學之準千萬世一揆也右伏讀之餘參考衆史摭其大要名曰歷代統紀要覽并蒐以正其繼紀以識其年號以經之紀統緯之若戰國秦楚南北朝五代遼金不得正統者則間見于編悉取皇極經世甲子以表其歲自堯甲辰訖元戊申凡三千七百二十五年又以諸侯及僭國事別為譜略一卷附之于下數千年間國家之離合年祚之久近世系禪繼之由成敗興亡之故瞭然可見識者毋誚其簡易也易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或者由易以入難自簡以盡詳則又予之望也

通鑑綱目考證序

上虞徐昭文考朱子通鑑綱目凡例以證刊本脫誤及補朱子之未備凡若干卷名曰考證有以淵後之人斯功亦細矣予乃爲之序曰大道之世典禮命討皆原於天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書不作可也大道既隱禮樂征伐出自陪臣刑賞不洽于衆吾夫子蓋不得已而托二百四十二年典禮命討之權此春秋之所由作也自時明王不興治教靡著姦臣女后擅政滋甚司馬氏述左氏爲編年而發原於韓趙魏亦以王綱所繫與禮所存而天下之大經大法在焉子朱子又祖春秋以修綱目其歲年之久近國統之離合政刑之得失人材之賢

否大書以提其要分註以備其詳誠有得於筆削遺意後世之鑒識超絕近代尹起莘發明旣相依附汪克寬考異汎多亦[illegible]以朱子凡例參會今本未免致疑茲謂徐君考證則渙然冰釋矣其大者如李傕之弒帝以加進毒操之進爵必加自為劉裕朱晃稱帝必著其姓君臣之義凜不可犯漢昭烈章武三年分註建興晉武大康亦一年分註永熙父子之倫有敘不紊如漢景尊太后則加薄氏帝禪立張后則加貴人于以別嫡庶貴賤之分嘗憲曰易潛提曰后兄楊堅曰后父楊釗曰貴妃兄于以懲外戚[illegible]之禍高力士李輔國程元振[illegible]

置詩官者于以防寺人于此之
酉龍之卒皆以死書于以戒叩
珂必書莽子又以明異姓絶嗣
少帝則改曰主霍光輔少主則
如莽攻討誅弑莫不注意而世
惡靡迤然後朱子立言之旨
否之實治忽盛衰之機已瞭
是無辭略牴牾之患徐君之
使朱子復生必將有契予之
關於世教也哉其徒將鋟梓

秦漢文衡序

[illegible]掖庭官[illegible]
[illegible]莽之漸李[illegible]
之危它如高后[illegible]
以曰帝至若臨朝
曰之一字寂[illegible]
象髮爽直君臣賢
予心目間學者自
心可謂公且勤矣
叡是書之行詎不有
以傳遂書于首簡

文莫古於六經莫備於史漢六經茂以尚矣史漢之文庸非後世之準衡也哉予既輯春秋三傳國語爲之類編復取戰國先秦西漢之文并其醇正者萃于三卷凡二十八篇標綜曰秦漢文衡將與同志共學之士啟之乃爲之言曰道有升降氣有盛衰而文運亦爲之高下其去未久矣史漢之文世所近古雄深雅健典實該洽炳焉與三代同風爲可法也馬班以後體裁屢變文氣日靡獨唐韓子起八代之衰運一返諸古其它作者往往與時上下寥寥三千年間不爲世尚所移者亦幾何人哉然則史漢之文誠後世之衡準況可采其[illegible]

嘗竊觀古人制作一出於性情見乎辭氣間遷會文從字順各職其職暨秦漢以上皆若此後之作者不浮則俚不膚則畱甚至事與理悖辭與意違競相師師悉趨世尚求其可為文章家准衡百無二三吁文章可謂難矣學者誠能於是編熟讀玩思流動充足心融理契心如持衡以較物低昂不爽輕重適當其或操觚命詞讀考文選言悉皆有以應之不惑於世好不墮於氣習文衡之枋又在我矣語云取法於上僅得其中學者取法有道知所嚮方則庶幾乎可與論文矣

上巳燕集補蘭亭詩序

事有曠古今而相符者其同也故君子視其所遭而適其所趨焉爾晉王右軍當永和中以暮春脩禊事于會稽山陰之蘭亭其儀觀風度千載而下尚可想見獨未有能繼其躅而補其遺者何哉人物之殊科風習之異尚不可一其同也至正二十年春江浙行省郎中劉君德習戍餘姚暇日常以文事從容尊俎既流光之邁思往古之不可復乃三月初吉會文武士四十二人于祕圖湖上衣冠畢集羽觴流波殽羞惟旅談哄有容退主翰之風流想浴沂之咏嘆充然若有得也遂取前人詩考其闕四言者十有二闕五言者三而全不記

者十有六偕坐客次第補之刻諸堅石嗚呼顧茲多艱所遭若彼所適若此何其默契有如是耶祕圖湖在州治北百步舊志為神禹藏圖經之地巖石坡陁其上多嘉木美竹下窪成坻泉水自石出盤旋迴折因芟闢脩治甃為曲渠覆以軒亭而景趣稱是蓋也發神禹之祕蹤續蘭亭之盛集禊昔人之遺典上下二三千年使故蹟不泯而復顯誠可紀也作後序

南堂錄序

古之尊宿道德充乎己功業融乎時吐辭立言又能昭著表襮于天下後世而傳誦不衰其為道一

而邑子於聚菴禪師南堂録而有徵焉師諱清欲世居台之臨海九歲入徑山十六依虎巖伏得度繼往姑蘇謁古林茂往復聞問群疑氷釋語嘿動止無非妙用所至諸方碩師咸加企敬自是出世主溧水之開福嘉興之本覺平江之靈巖三坐道場踰二十載四方緇素遠近依歸提唱激揚贈賛諷詠言近而指遠事該而理約隨意所向靡有留礙昭乎白日之衍天容光洞燭即之者如喣春溫膏乎時雨之潤物品彙沾被得之者如飲甘露癡岡高則人益尊降之自卑則人益附根器從[illegible]處得意解可謂仁人之言其利博矣使予遊嘉禾

識師于本覺得擿言論留宿方丈見師孤燈危坐
了無世相予亦喜就坐側來學有請師援筆措辭
不經思慮而溫潤敷腴光采著見嘗讀之而未
知其指歸之有在也自風塵僻襍音闇盜既而師
即世矣茲來金陵師之門人祖潜出予講里族好
出斯錄示予其上堂舉古賛疏偈頌偈若干卷予
披讀之乃媿向者之喜正非知師者啓伊蒲廓剩
謂曰文所以載道也若為藝而道者貴其真實尚
者書題義則愛其則得焉故曰言之無文行而不
遠予觀僧家者流能傳其道以淑夫人者未嘗
不資籍文章以發揮也　師　業勤而行脩道全而識

劬有待者之言也其有不待遂也哉後之人即其
言以求道得其道以脩證是又斯錄之不可無也

洎川文集序

昔人謂禪門尊宿之出世也叱咤縱橫去來無礙其
發乎心聲者之言論要不可以迹求之也真顏禪
師後稍用章世居吾舊碁之洎川為董文靖公愧之
從孫有慧性從浮圖氏習通儒術與俗絕人方機
語不契即弗為之下既而入龍翔笑隱之室而有
得焉故留吳最久所名遂發鄉鉅儒咸與交際有偈
言辭與屬前輩當時若塔祠碑紀功告成必致讚
述請師下筆亹亹不窮辭盈牘贈送序記銘

以洎川亦忘歸自也五坐道場具有成績
之稱師者莫不以為能言之士師因嘗登壇識由
居淨慈衣觀音閣未幾示疾咯然化去闍維燄燼
設利如菽芟目或雨飛花人瞻貴則師之去來
生沒顯微無方亘不可測其涯涘誰可以迹求之
乎要不待文章以顯名也較然矣其徒紹智梓集遺
稟將鋟諸梓介中竺季潭公囑予詮次而論列之
潭於師為法門兄弟而予與師交好殆三十年義
不得辭乃復之曰師之文敘事似柳河東議論似
曾子固言扶教似嵩仲靈淵源緒餘本於其師
廣智若達類引物從容譬喻又主窺靈覆劉向之

倫情思泉湧蘊蓄山輝淵灝渢渢浩無畔際則文自成一家言矣傳之後人衛霽飲未敢廣布可以衍後也耶雖然文章固禪門餘事而載道之器又未嘗不資之以傳也予嘗觀近代僧家者流以文鳴者有多要其不失軌範充然有餘在元貞則大隱至公天曆則廣智訢公也大隱之文雅正舒暢廣智之文雄健超邁然皆無林下習氣師於廣智爲大弟子宜與之並傳也用書于首簡

潛溪大全集序

客有語余者曰吾性嗜山水嘗俗觀其狀矣長溪曲澗湍激流清波瀾澄瑩炤耀日月莫不愛而玩

之望江海迷失較龍光恬晴萌纔更郎有求得以窺其涯涘窔窈谷幽林泉甘木樹奇勝競發風日瑆妍靡不悅而賦之至五山絕巘峻極亓存百靈閟藏則有不得以窮其形勢矣予嘗其說以觀夫世亦能為文章者莫不然也金華宋先生景濂素負瑰氣積學纘言以文章名世往予承乏蕭山縣庠厚寄宋所著潛溪集若干卷拙思騁辭徒跼規矩法度森嚴而光燄自著後數年抵武林獲覩潛溪後集續集若辨諸子三十八篇燕書四十篇演連珠五十首問對四十一條雜傳數十至紀功表銘贊頌題詠贈送隨物賦形入無出有浩乎

淵海之淵深難乎其言之峻拔固有非管窺蠡測
者可得而彷彿也今[illegible]一二莪孫諧修元史先生言
總論裁予獲與編纂皆讀制作時接緒論知其詳
乎中者富發奇氣奇者高厚而該博其筆削之嚴是
非之公褒貶勸懲恐前代興衰之故善惡之戴[illegible]
兵錢穀軍馬之數天文地紀災祥豐凶之變[illegible]
簡册以垂傳將來則文若山川之出雲雨澤被萬
微[illegible]非向者所見高廣靡測而已是宜為當代存
宗也雖然文章氣運與道汚隆物生而盛盛而衰
衰而復盛勢之必至也六經文章有紀自古稱西漢
為宗而賈董馬班之傳以寬弘師宗晉宋日流委靡

唐韓子起八代之衰運一復諸古五季浸衰歐陽子又從而振之當時若曾子固王介甫蘇子瞻皆有所依賴濂洛以来聖學大明文愈難治工辭章者或昧於理務直述者或少文致二者胥失之也要之辭嚴而理闡氣壮而文腴什無二三嗟庸文章可謂難矣先生當文運肇開衰然司文衡之柄感衰之機將不在兹乎是用書爲潛溪大全集序

全室集序

往予客金陵令中竺季潭禪師泐公從龍翔廣智業與予同里閈情誼歡合且以遠大相期待日切劘於文事游從薦紳宿德間往復聞問為甚戚也

師嘗厭世之為文辭者識性不高則見地膚陋體裁無度則鋪叙失倫且與聖兩弗如是已也乃杜門坐一室取古人載籍玩繹讀之至忘寢食將求制作之體與所以立言之要其志可謂大矣既而師上徑山掌記室元叟端公會下復歸龍翔予還留吳中教學廣業比載晤金陵而師之學已充然有得沛然不可禦矣自是遭時多故予避地姚虞聞師出主宣之水西寺風塵倘阻俛仰二十餘年茲獲遇西湖之上握手道舊因出其平日所著全室集若古詩樂府歌行唐律凡若干卷讀之累日不厭惟見其高古溫厚風度悠揚爛然若翔空之

孤鳳覽德來儀欲俟覿而不可得也昂然若霜晨之老鶴聲聞九皐欲近之而不可即也追乎黃流之玉瓚縝栗而有章也諧乎清廟之朱絃一唱三歎而有遺音也是非其識之高工之精而趣之妙能若是乎置諸古人未易甄別詎不可以行後也哉固足以副予夙昔之望矣抑予嘗觀晉唐來高僧以詩名者槪不少也若支遁之冲淡惠休之高明貫休齊己之清麗靈澈皎然之潔峻道標無本之超絕惠勤道潛之滋腴雖造詣不同要適於情性寓意深遠至于今傳誦不衰季潭師識地高邁詞趣清古導揚規諷有風人託物之思得三百篇

遺意傳之將来豈居徽休輩下尚當有知音者矣

贈弟伯良赴隴西縣丞序

皇上即位之六年詔六科取天下士吾弟伯良以明經試天官〻廷授鞏昌隴西縣丞自予去鄉井久不得叙情話茲亦以被　召至京方喜遂會合即有數千里之別其情爲何如哉雖然君命不可緩也夙志不可負也乃爲之言曰吾朱氏世居偃師先諫議承光禄之澤傳道學之懿六朝治郡卓〻可紀程子謂其在邦在家臨民臨事造次必由至誠在吾子孫〻當世〻弗替者也再傳至先樞密扈從南徙臨海今六世矣先祖春江府

君文親受業魯齋王文憲公先子克紹家學教養彌篤而吾兄弟遭世多故螻落無似深懼弗荷先德恒疚于衷幸際昌時網羅遺佚一才一藝之士咸萃京師量材論爵固士大夫顯用之時是行也宜思盡其職分則為丞之道稱矣且丞為一邑之佐貳有令焉所資以共理斯民者有大府焉所禀命以奉公上者然貳于令則不敢擅專承命大府則事功或不逮澤民之志未伸而黙辱之責至矣守是職者寧可不廉慎而勤敏也耶夫廉慎以勤敏莫過乎誠未有誠而不能動者也吾弟往哉事大府如事父事令如事兄獲上之道得矣愛民以

惠待吏以嚴馭下之道得矣若然則報國家而昭世德者庸可以它求哉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吾弟思所以無忝則遠近之情不足惜也吾弟勉乎哉

西閣集序

西閣集者照明寺法師之詩集也法師清謹博雅還淳有持傳天台旨于息菴政公兼通內外典有能詩名往主錢塘之廣惠予嘗訪之師坐予雪堂談論詩篇體裁請古詞意冲粹有風人之思心竊愛之比僑居上虞師移幢餘姚之明真相去一近舍時得往還聞問以相資倡和以相酬春容乎大

篇幽悠乎短章唯見其溫柔不迫流麗和平風度
閒整志趣深長為可喜也未幾以行業高等被命
入覲竟以疾終于南京人莫不為之嗟悼一日友
生趙撝謙詮次其平日所為詩凡若干卷來囑予
序予惟天地間光嶽之氣融而為清淑鍾而為仁
賢至發乎聲聞著之事業皆其秀也為釋為道往
往又得其秀而最清者胸次悠然飄飄物外不為
世尚俗累牽引風朝月夕吟嘯嘲咏出人意表有
非經生學子所能及者如晉唐以來諸名僧稱譽
當時傳誦來世雖所得各有造詣然其要適乎情
性寓意幽遠則同歸也自予所見仲溍如支遁麗

藻如湯休深粹如靈徹清婉如皎然高遠如貫休沉識如齊己超絕如無本思致如希晝滋腴如道潛縣不可企矣今法師以清粹之姿齊跡釋氏眞閒雅溫潤宜其陶寫哦諷之閒追古作者其師有不傳者乎予非知言重以撝謙不忘所受始為之序法師名如阜字物元

記

天台朱右著

知學齋記

天下不可一日以無學尤不可一日而不知學也學也者天理民則之所在也人而不知學其如天理何在昔大道之行設官職以教天下比閭族黨王宮國都庠序學校之政無不備矣其於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兄弟夫婦之別乃至飲射合樂養老勞農尊賢考藝選言一皆所以養中和之德而盡成人之道也非直習訓詁事文詞章句而已也若是而不知焉是豈人之情也哉天台徐大章名一

夔惇篤而尚志警敏而有文其好學先知向方而
不隨於世儒習俗之病嘗標其齋居之室曰知學
因讀書誨友教者且曰吾非學者知所以學焉爾
昔者舜學乎堯禹學乎舜文武學乎禹湯臯夔稷
禼摯說周公孔子又學乎堯舜禹湯文武者也學
乎君能長人學乎臣能事君學乎孔子能聖人孔
子集大成者也仁之至智之盡也學孔子者守仁
行知而已矣君焉不如堯臣焉不如舜學焉不如
孔子皆未足以為至也夔也知所以願學而未能
也將正于有道何如余惟學之廢久矣天下貿貿
焉弗知所適從士或脩于家一行聞於人則將詘

誠為過人遠矣是孰知原彝倫之情詣仁義之塗務務致力行以求其至耶故予於大章不無惕然于中也大章其已知之予又奚言雖然代有國家者使皆知正學而躬行于上則天下將風偃景從盡知性分之固有矣尊君親上之心油然自生尚何皇極之福有不永也夫予知大章學優而仕其有志於是者與孟軻氏曰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殆足以為知學茲又予望於大章者因書寘齋壁以為記

崖州石記

崖州石宗趙清獻公遺摶才法師者也留龍升寺

中迨今三百年寺燬石壞不存僧法瑞窮請堵君
無傲摸為圖以識不忘俾石記其事先是在元祐
間清獻公自崖州還嘗持此石度南海遇風變濤
瀾大作幾溺公仰天祝曰某居官不私於己豈以
一石累天某默之願沉之言既濤息石得以歸元
豐初嘗以資政殿大學士知杭州時法師道行大
著奉旨復往上天竺往來相好未幾師退龍井而
公亦去位乃與師築閒堂井上圖佚老焉石遂留
山中公既沒寺主者祠公遺像而此石亦逝相守
護不懈有元至正壬辰寺燬于兵石遂亡予往與
堵君遊寺時嘗一再見觀其瑰偉特立蒼色層疊

縝栗而文理欵窾廉隅各有異態撫玩賞惜不輟
以匕兮就焚燬宜堵君重以斷請而手為之識
昔人嘗有以先世所藏服器詒孫者謂猶賢之
輕先德示能守也瑞公淳祐簡重守道而好問上
以法跡為規程至卷石之微尚能圖而存之嘉
尚也而堵君於既燬之餘得其形貌迺稱後人之
繫思辯才清獻之惠為不朽矣是為記

華川書舍記

華川書舍者予友王君子充讀書之室也華川在
義烏舊當以名縣其地參名山拱衡灊祟諸水出
焉瀦而為澤延袤可百頃雲霞沙島隱見難狀變

劉歆以業不悖賁樂序藝觀于充居劉向父[illegible]

禾樞藏圖書經史傳志及九流六藝諸子百氏之

言且書冊誦之後從此遞至窮宇寰宇瀛[illegible]

名物帝表家國廢興之故以兵錢穀籩豆有司之

事内而務備詳叙性命之原善惡是非古今既皆

有以知其時且就其鄉先生倚講習[illegible]為典

有志於古之學者盖始此一日謂予曰吾人讀書今

載籍驟可考也易書詩春秋亦可尚已[illegible]始

黃老高放如莊列直懇如韓屈宋淵[illegible]

如孫吳縱衡如儀衍嚴確如管商深雄[illegible]

贍如孟堅其麗則則有揚雄司馬相如[illegible]

王褒劉向正大精密則有韓愈柳宗元淵粹弘邃則有歐陽脩王安石曾鞏蘇軾之流乃至陰陽曆律卜筮名法方技考工稗官之書真妄醇疵屈直偏正要亦推極隱顯無遺子盍有以教我乎為之言曰聖賢之學知行而已惟夫燭理不精乃無以徵成法而踐行事之宜焉孟氏有言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幼而學于宮壯而推於政由是而著察之將無施焉不可彼猶曰待夫人民社稷而後學者吾未之信也子充年富而志堅學充而聞廣將為天下國家用則凡先王名人著在簡冊者當有以尊所聞

而行所知矣豈徒訓詁詞章云乎哉昔諸葛孔明居隆中以古道自處未始求人知也及爲劉玄德而起其出處大節振耀後世設不得志則亦蓬纍終身焉爾矣子充之自處要不以用舍貳其心則於學爲有徵哉子充則曰是可以記矣因不辭而書之

詒教齋記

海昌馬仲斌闢齋于所居室之奧將以傅導其子若姪既命之曰詒教過鄒陽生請記之鄒陽曰何居仲斌曰昔我先君子之將終也嘗詔其昆弟曰念生而蒙教以施之性與習移教以復之甚矣不可

一日而無學則不可以一日而無教吾靡有詒子孫幸不廢教茲也其斬焉在衰絰之中亟行弗敢後爰致天台徐先生主之冀以承先子志幸有以告我鄒陽曰善哉馬氏之詒其孫子也有先王之教在焉夫教者先王所以明彝理習等威消邪幾造成德也教不安施人不棄人教不踰界不越節不侵邪不徇俗開聰發明導和節禮謂之善教擇善誠身崇德進業謂之善學是故惇典庸禮教之本也擴仁興誼教之術也即物窮理教之序也蹈忠履信教之實也教聞律人不聞徇於人教聞成人不聞承於人且玉在璞不琢不成金在鑛不

鍛不斷梓在山不斷不材馬牛在野不制以鞿軛則不載不畊是故聖人制教道以教人使人知自入於德知自別於禽獸也然而聖人清明在躬動不違則品節防範垂教於天下傳之後世固未亡也故曰仁義禮知非教不立易書詩樂春秋非教不達制物利用非教不章父子君臣昆弟師友非教不篤脩己齊人涖官治軍非教不明不行是以君子務明教焉子將以詒子孫吾知成德之易易也詩曰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君子其有之雖然君之子若姪群居以處作誦息思惟先王之教是務汲汲求益孳孳以弗怠朝於斯夕於斯期不負父

師古志則庶幾乎

清心堂記

鄒陽生過嘉興縣大夫萬晉用和之清心堂大夫曰堂越之始受衷于天心寔主焉清心之要其宗之樂也敢請生曰在昔大道之世聖神御極事功以著其傳心者吾弗能聞也大道既隱教政下焉託空言以明心法予又奚知大夫曰子勿讓辛教之生曰心也者知也天地之仁五性之藏人之神明也思存於幽則莫顯焉道藏於密微莫甚焉出入無旁孰操其要美惡不形孰測其幾聲色不睹孰適其正約其情窒其慾清心之要與是故疏瀹

不至茅塞之患滋緝熙或問光明之弗章心欲清得乎古之君子道誼以為興禮樂以為馭別嚴知味辯色息爭以為生也味不知則嗜生色不辨則邪坐散不別則淫生爭不息則害生修七情講十義崇信讓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臨人民以和上下際交鬼神君子之清心也庸有無息色乎是以擴爲大公動靜不違其則事物之來莫有能遁情者郊則天神格廟則鬼享之處閨庭則順而雍登朝堂則協而恭施邦家則和而孚達之天下蠻貊則於變而感寧心之用不既清矣乎此堯舜湯武周公孔子由此其選也精一不貳恭己無爲以著

天常示民有則是謂昭昭如不由此在勢者褻在
野者殃是謂昏昏大夫其聞之矣吾聞大夫宰劇
縣設劇度均田役尚仁賢爲之民老有所養壯有
所試幼有所字矜寡孤獨癃疾者皆有所卹男識
而女時家修而用聚教行而俗易姦宄寇竊不作
歌誦以形清心之效莫此爲著予言其何以尚之
哉大夫曰子之言至矣盡矣其求之速也而有志
焉敬受教

銀河秋水石記

會稽趙公子清慎博雅善鑒識往在京師日與危
博士行市上得奇石一售若干金累載以南嵌鏤

木為屏置居室之清暢齋考圖讀史之暇為拂拭一過日賞玩以自娛予嘗過之出以示予予愛其奇秀出天巧要非智力所成就玩識久之其石衡尺有咫崇三之二色類蒼玉肌膩數腴文理縝密其脈白而連絡者如流乳質青而聳特者如尖峯近遠高廣陂陁延袤參錯相值其勢有千萬里態自石右角白脈滋起若飛瀑從天而下迤邐前墜盪潏噴薄行大谿群石間湍激洶悍首折奔趍氣勢可怖不遠而派分為二其一懸石右側直下徑入無底當將沒處有左顧迴復意似為上丘高阜所障而止者其一即自山麓下折而斜行又稍右

而平沠至左角而委下若趍海之尾閭然其平沠處波紋清滥水氣蒸潤混混汩汩滔滔浮浮綽有數百里遠其上抵山麓垠厓砂磧三峯矗立上聳蒼翠左右比肩濃淡異趣自其後若昆侖劒閣疊嶂峭壁隐約逼霄漢而雲霧出沒杳無瑕迹可指又於左兩峯亭比之間上懸白質在空蒼中如圓月行天清輝素皃宛照人世而山河大地瞭然在目與波光山色競秀爭妍而不少讓其神巧者誠奇哉石也予素有山水癖沂至遇名方勝地即游歷無倦其間飛瀑曲泉攢峦怪石固不可一一名狀然皆在萬山底動越州縣非凡桒可置而得玩

也況崖壑之攢聚未必谿澗之曠乎河渠之通流未必峯巒之秀拔爲得而無有之哉予固未有以喻茲石之美也憶嘗平居方大火之昏中仰窺懸象見明河起天東自箕尾間分爲二道一懸天市垣出漸臺一自傅說歷瓠瓜斜行至天津復合在七星南而沒時白月流天四無纖翳湛如秋水設若御仙查凌長風憑虛以游豈不心曠神怡與造物者伴而莫窮其由予請以銀河秋水名諸石可乎公子聞之曰嘻哉予得我心之同然者吾始得石嘗與危公名之已吾於子之言益信予盍爲我記之予慨然而歎曰嗟虖人物之流形兩間萬有

不齊其神秀閒出固不少也不遇知己其何以自顯至有没世而名不稱者况又無名乎夫遇不遇命也求其實之在我者何如爾茲石獲遇公子之知而其實足稱斯爲不負知己也向自是垂傳永遠則公子之恵同不朽矣客有留睿者有學識而名未彰今亦居公子所舘則公子不特善鑒物矣予爲得不爲記之以自託於知己乎公子名麟字仲仁以文學起浙東從事今爲録事參軍危公名素字貞伯負世大名今叅政中書留睿字若愚世呼青田山人者是也三人者皆予布衣交俛仰二十年而隐淪顯融頓異其遇不遇亦命也有類茲

石故予感而錄焉書之

行素軒記

東曾孫蕭夫氏自其先之溧陽辟地於越僦屋亞處名其所寓之居曰行素人之知蕭夫者曰蕭夫藉父兄之蔭父處豐贏食息起居唯意之適茲迺奔走於浙水西東行山谷歷險艱困頓苦聊而能力制夫自外至者使不得以搖乎中行素之名信不誣矣試為之辭詩歌以尚之且微乎言予曰古君子之處世也夷險一致不以富貴貧賤窮達憂喜滑我試其心本原澄徹而分之在我者無豪髮爽非有待於制之而後然也故德隆而不可抗業富

而傳以顯今之人牿於生而克治之弗繼狃於習而復初之無因富而驕祿而侈窮賤而濫況憂患之切身其不為所撓而歛然以餒者幾希矣肅夫必有以處之予聞肅夫為聖人之冑清慎簡朴文行日著膏粱華靡之習不加於身采色聲音之奉不蠱于内其進於道不難矣昔舜發側微說舉胥築而伯脫拘於幽里伊摯幡然於有莘呂父鷹揚於渭釣竿武起於飯牛管氏釋於檻縛然皆不為窮賤憂難所移而益有以堅其志至出臨大事則利澤及人功加後世孰得而禦之方四國弗靜民生日艱善類不振以矣天其將有以大任吾肅夫

而益使之堅忍也耶嘵虖貧賤憂戚庸玉汝于成視富貴福澤之厚生者爲有間矣非知道者孰能與於此夫肅夫曰予教我矣請書爲行素軒記

謝氏義門記

距黄巖西四十里曰小澧山谷盤窈水木清麗謝氏世居焉自四友先生以行義著于里族延師教子縉紳名人多賢之生五子皆有文行恂恂怡怡人無間言經歷君玉成先生次子也事其兄玉華恭愛惟謹諸弟相承順妯娌諧協無貳心至正戊寅以来海邦弗靜屢更憂患而謝氏兄弟携衎次助尤甚平時一日相與謀曰人言難得者兄弟吾

寧合爨同居以敦友悌之義無乃不可乎於是兄弟翕然樂從豪毛不留于私悉歸諸公蔵歲時出内有常數衣食祭祀有常式旦望聚長幼謁祠堂男女異序拜坐有禮織紡有規日執治共事子弟共業僮奴共役整整中矩範不少繆盭鄉鄰億之大夫士頌之有司將上其事以旌異之垂成迺曰性莫貴乎人吾戴天履地行所宜為非敢以聞於人顧吾子若孫得因長老之言有啓于中永守弗墜是吾願也予作而言曰大道之世比屋可封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尚奚節義之得旌哉自夫仁義禮讓之風弛而表厥宅里之典行彝倫日斁孝友

罕聞斗粟尺布之謠閱墻捐戈之怨豈忍言哉今謝君兄弟當波頹風靡之餘一振起之毅然為人所難固為賢矣然猶以垂裕迪後為事何其用心之仁若是昔漢石奮以孝謹聞傳敘其子孫遵教弗失位至丞相若二千石者十三人唐張公藝兄弟同居至於九世天子親幸其第以寵異之夫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尚何慮子孫之弗永也耶予聞仁者必有後當於君家驗之矣予忝同郡始見聞風作興予則與有光焉因不辭而記之

東山草堂記

越有隱君子黃本中立居餘姚之東南壽禎有亭躬畊以自食暇則考圖書日與里之善人游客往過之坐予草堂上出古今人名畫法書第觀之方晴雨新霽雲氣在四山仰見飛湖群峯若翠留設蜿蜒起伏日光隱見林杪開晦明殊態衆流匯合為湖水深之氣蒸然上浮環居屋左右予神清意擇顧黃君曰茲隱者之居乎何其處之幽而境之曠也黃君曰吾非隱者吾少小行四方問道於至人訪學於名鄉考索墳典上下古今豈不欲出為治朝黼黻庭賁以弼齊乎斯民也然時與吾悖行與世違視蠅營狗苟抗塵俗溺觳利而不返者

曷若守吾分而安吾居乎蓋吾構寧數楹雜闤闠而處幽曠簡陋樸素無由豫雕琢之飾無榱桷翬飛之麗垣不過於尋丈高不加於簫登以其草創名之曰草堂焉乎爲何如乎固嘻哉士君子之生斯世也孰不欲立事立功以表見夫亦後世一不獲志則孰不欲擇幽處靜以自居其心神以安夫肢體而發至於支離闇晦繼屬而不信徂往胥矣之者何也蓋其平日無立大之學以制其情無剛方之志以堅其操取予不由其道隱顯不略其故習移易靡滯溺益深頤纍齋所持守以摧沮斷喪亡幾烏在其能見幾明決而出處之際廓然無累哉

瑯耶君在承平時固已卓犖不群心無累乎名利志不詘於俯仰與賢人碩儒交必脫略流俗相與飲酒賦詩不輟比年來足不入於城府交不接於達人與畊夫野叟為徒而從容乎詩酒之間固自若也則其能視貴富窮賤為一矣古之人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夫乃以是故與今茲之居將以鍾山方之則近於沽以成都擬之則流於放然則黃君東山草堂蓋隨所寓而安之者也予聞孔子得其時則駕不得時則蓬累而行君其殆有取於是也夫黃君曰子知我盍書以記之

清華樵隱記

東甌吳君爲楙扁其室曰清華樵隱客有致君之言授簡于鄒陽生俾記之生曰古之君子樂道忘勢往往循隱遯弗耀或隱於耕或隱於築或隱於漁釣或隱於卜筮未聞有隱於樵者客曰子殆以迹不以心者耶吾子所謂隱處而出者必若君所謂隱出而處者也昔之時天地閉塞賢人君子無所依歸既弗能攄素蘊以淑諸人則遠引以自韜棲遲以自養世有作者則亦惕然而出以行其所學其迹雖隱而心欲出也茲西境弗靖民生日蹙並役之屢興徵斂之繁復慫抑之不信刑賞之僭濫非夫人之厚德重望有以幽折調護扶持與[illegible][illegible]

我將不堪矣然其心則澹然不為聲利之移泊
不為榮祿之累而託意于山樵野牧之歸其迹若
出而心實隱也生曰丘君春秋鼎盛歷中外方
以行中書省理問官贊佐大臣鎮綏藩服何暇與
木石居與麋豕遊而從事乎樵牧客曰丘君恬淡
寡慾靜而好脩高情幽思飄飄絕俗正將擺栢山
谷間指其水與丘與樵人釣叟為徒而不可得予
何惑之滋甚耶況君之居在東甌萬山中昔謝康
樂嘗愛之蓋賢者之所樂也清華山又其東南奧
區群峯崷崒趨驤踔起伏繚曲盤闊秀特而明麗世
傳為洞天福地嘉木美竹清潤華滋神靈之所窟

若佛佛之所遊衍環巖奇岩雲霞隱見境狀殊異岳君卜地築室以居簡朴質素不事華藻之飾無暈飛跂翼之麗至人幽與日探玄賾搜抉微隱極天人性命之奥殆與安期羨門遨遊往還與君之志也生於是懌然若釋盱然若得作而曰畀乎非矜父莫與之爭其能混乎流俗人唯見其並于獨隱其德非隱其迹齊乎同矯矯乎猶龍虞其鑒畀畀乎野鶴泥不滓而皭然如塵外之蛻蟬其清華樵隱之謂乎客唯而退遂第其言為之記

小越樓記

往予在承平日自台山度天姥道出雲門鑑湖上

仰見秦望香爐諸峰偉秀絕嘗吾越山川之大爲
浙水東冠逾二十年值時多故所地上虞之小越
里始見蘭芎諸峰矣九龍夏蓋諸山峻拔千仞屹乎
劉江鄞海之涯磅礴不下於秦望香爐也白馬上妃
鏡瀆平湖之瀦延袤數百十里又豈減於鑑湖哉
始有以疑越之小也嘗小越里中大姓徐氏世居
焉徐之先以儒顯平江文學季章君與予交好予
往過之館于登南樓上題小越字益知是樓又得
小越之勝者也坐定窓几開明圖書瀾滌時天宇
上澄雲氣四豁蘭芎直其前蒼翠層設宛若秦望
諸峰尖峨肩峙其左九龍白馬驤其右重湖瀰漫水

氣凝漾蒸蒸若氣霧上浮朝夕一異態烟林綠野沃衍萬井李章曰處其間神清意紆視遠志廓真若閒塵囂而超虛曠脫凡近而游高明直與上下同其大又豈特視越之小也耶矣名以實存實以名著焉可誣也鄒孟氏曰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人之聞見不同智識亦異處地益高則視下益小所見者大則亦豁能尊矣吾登小越之樓尤足以喻道也道大而無外豈小於天下以天下為小則山川不足邈矣況小越乎李章體道功深處身舒泰遠大之志將不在斯樓而止李章曰小越之名實稱矣李子之言而尤顯請書以記之

尚友齋記

錢唐劉中庸道省名其進脩之齋曰尚友徵言於鄒陽生生曰是殆有取於孟軻氏之言歟抑與猶行古之道也自夫大道既隱處士横議異端並起趨尚不同當是時也楊尚爲我墨尚兼愛莊列尚虛無管晏尚權謀孫吳尚奇詐鬼谷尚捭闔蘇秦尚從儀衍尚衡申商尚法公孫龍尚名辯學務成尚小說由余尉繚之徒又兼儒墨合名法而尚之率皆違道干譽徼倖已壅塞仁義擧天下求如孟子者蓋鮮矣故孟子獨上論其世求古之人而友之夫豈止一鄉一國而已也今吾子當天下治

平之世續學續言曰從縉紳名卿游考德而廣業夙夜力行以求古道傳曰友也者友其德也又曰以友輔仁二者蓋無有焉何至規規尚友古之人乎世之人踽踽涼涼曰古之人古之人哉攷其行則不掩焉子奚尚之乎抑予嘗聞之司馬長卿尚友藺相如諸葛亮尚友管樂比其至也長卿爲西京文章宗伯武侯從容正大庶幾王道有非藺樂所能及者又豈規規於所尚哉庸道曰予之言過矣人生而蒙長而惡友則愚友不如己先聖所戒事于師古匪說攸聞故曰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昔周公思兼三王仲尼祖述堯舜孟子亦

曰乃所願則學孔子周公仲尼大聖也孟子亦大賢也且尚友古之人中也獨不能尚友之乎子奚惑滋甚出作而言曰嘻哉吾今而後知子之志遠且大矣非予所擬議也遂書以誌之

釣魚軒記

廬陵龍君子高嘗以文武經濟之學佐江浙右丞楊公成克復之勳公既殁王事則龍君乃挾策度浙而東止四明之慈溪鑿屋以居臨谿水上君日釣其中因名之曰釣魚軒賢士大夫過之則熙熙然與之同樂竟朝夕上下古今怡然自得客或詰之曰昔周尚父釣於渭磻聞文王而起數揚踔厲

以定王業基百祀與國咸休子陵釣於富春光武以故人累詔不應卒樹名節以風勵天下范蠡既雪會稽之恥乃浮舟釣於五湖之上彼三人者出處殊塗然皆吾百世之師也君將奚取焉龍君曰嘻武而尚矣欽名以希世者殆未可與吾之釣同語也吾少承家學講易於至人授藝於名師豈不欲為世用哉顧吾道之不行而名迹將泯也遂託釣以自娛日有至樂存焉且朝曦東升微波溶溶其色淵然其流淙淙團團而進噞噞而喁瀺灂相趨洋洋而從白質赬鬣倏悠然以同非游泳之樂乎余則踞磯而坐臨流而觀理絲為綸削香為

餌垂十尺之竿以永終日非自適之樂乎方于時境不吾累物我兩忘道在吾躬樂非外有唯不自樂處之晏如則吾之釣獨不異於王子者乎今夫高車大纛以爲身榮侯王袞裳以爲身貴而道不濟乎生民則亦何能過羊裘之溫磻石之安而江湖之適也客瀹然以擢躍然以懼曰異哉龍君之志大矣蓋嘗聞古任之國有公子者爲大鈎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得大魚牽沒巨鉤海波震蕩聲侔鬼神盡制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饜飫龍君固有待於是也夫君哆然哄嘿而不答客退書其言寘軒壁以爲記

巽中齋說

天台曾權名其進脩之齋曰巽中介於下居士就鄒陽子叔而問曰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強孰大焉和而不流中立不倚勇莫加焉巽中之義其庶幾乎鄒陽曰嘻哉士之言固甚矣予請得文其言巽順也中正也巽以剛得中順乎理義其道上行志應也天順動而不過日月以明地順承而不隤河嶽以尊聖人順適而不辟彝倫以叙是故宮以順則不違行以順則不撓動以順則有成順以事上上親而信順以臨民民悅而從順以祭于神鬼饗享順以治兵三軍攸濟巽中之義大矣哉古之君

子言不必信信於義也行不必果果於義也無適
無莫唯義之從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故曰巽德之
制也又曰巽以行權夫權者聖人之大用也君子
知夫權之為經又知中之為權巽東之道得矣若
舜在側微遭變齋慄瞽瞍底豫文王居羑乾乾惕
厲易道大明箕子忍辱為奴洪範以闡其用不既
著乎習生年妙而志專行堅而材敏孳孳焉存誠
進德脩業為事其奉上也誠其交友也信其立心
也確其為人也忠其見幾也决其應物也捷順理
而行合義而舉天下殆無難處之事則名與實稱
矣先民有言名勝恥也實勝善也乎將奚取焉居

其曰予言至矣盡矣請記諸齋壁俾權夙夜以思毖誨言

黃巖州新刱文獻書院記

道之顯然之謂文賢有足徵之謂獻其道在天下而流行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然則文獻書院之作寔有關於世教矣台之黃巖素稱文獻之邦自宋文公朱子為浙東常平使按行其地表温節徐先生墓而士風以勵修置常豐石湫十有三閘而利澤在民又以道學淵諸台士若趙師淵鄭磊卿杜曄與弟知仁皆從公遊杜以所

學授從孫範泰定改元同睦州進上範自金壇尉
歷官州縣多有惠政而入臺諫直道讜言導祐趙
年理宗遣使即其家拜右丞相謚著風節使入十
賢覺堯于位特贈少傅謚清獻詔建衢直坊于宅
里瑩表之惟一先生師友淵源開聖賢道統之學
文章政事暴白當時利澤風烈儀刑百世既沒之
百二十年今江浙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劉君仁
奉言于省請建文獻書院祀文公朱子祔清獻杜
頌配別為祠祭其二孫洗莊郭正肅公爲御趙訥
齋容師淵洎南湖先生暨方山先生知任授其於
邑南五里之名曰甲委羽洞天嶄宇若干楹門廡

塑會像設服器讀雕象具備仍割田三頃有以供春
秋朔望師生廩餼衍省建乎朝今不將以明年二
月祀孝川與諸生行禮其間麗牲之石既具俾
撰擬辭右惟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自周東而幾熄
集前聖之大成以教萬世者孔子也孔子之學至
濂洛而載明集群哲之大成以淑後人者朱子也
其道著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常而講於
家塾黨庠術序之間無非所以化民而成俗也苟
知講學以明道則唐虞三代治教將不在今日乎
先哲往矣後之人自孟景仰謂不專祠而尸祝之
則無以致如在之誠而興起于百世之下亦州書院

所由作也在禮入學必釋菜於先聖先賢然豈公道學行業為天下法傳之後世又豈止一鄉一國所欽慕而崇祀者乎顧惟斯道未墜文獻足徵後生俊髦朝夕潛泳誦詩讀書是則是傚脩身而善俗則劉君之舉於世教豈小補哉斯書學之本意也若區區以二公諡號為名則晦翁不居里閈習聞二先生遺教敢不述其梗槩以俟君守劉君字德玄邑人也今以溫州路捴管陞爾樞密院副使云

五大夫市記

五大夫市去上虞縣北三十里舊相傳以其地有

焦氏生五子俱爲大夫故名會市西岸下有雙婁井云或爲秦封松爲大夫市有五松故又以五松名皆非也按秦官制有五大夫焦氏嘗爲之豈其居此地而得名與漢唐以來五大夫市迺名愈著後人去趨字稱之者便迺遂失所以易夫字互相傳會不究其實今郡志載五大夫市舊碑刻有五大夫趨市五橋記乃唐武宗會昌間周撰所書則五大夫趨市自秦官焦氏著名明矣姑記所聞以俟博雅君子考焉

普圓院新建净土殿記

餘姚州化安山普圓院新建西方净土殿成住山

道欽法師以書抵鄒陽居士曰吾佛釋迦如来示現身壽說法利世云西方過十萬億國土有世界名曰極樂則無量壽如来居之以接引衆生若世人念力堅強報業垂盡得生其土受諸快樂吾化安寺去山門南百步舊有淨土殿傾圮無存故址蓁穢里人畝向無從於是度材庀工恢拓堂搆舊觀既復輪奐聿新殿之高廣倍昔什二爲屋擬若干楹設東西兩廡中奉無量壽佛像前甃七寶池以聚里中逝者遺骨庶幾表彼往生資導信向亦隊教示世之一端也屬予記之予聞淨土境界無有寒暑雨之沴無生育夭札之苦身自蓮花中生

有品位而無退轉服食隨念以得樓宇嚴飾金碧
絢爛天樂寶花晝夜旋繞是爲極樂之國予業儒
者亦究佛典然佛語無妄庸可憑信故晉惠遠法
師作念佛三昧詠以勸時人隋智顗大師釋淨土
十疑以弘其教唐法林上人又置淨土堂以脩其
業是皆能敷宣妙道開示冥途以造夫常寂之境
雖往生之事難知而超脫之理有在今法師以旣
焚之骸歸清淨之淵導旣死之魂生極樂之土其
用心何仁如之夫仁覆萬物徧周法界將無徼而
不入矣豈但十萬億國土之外也耶若然則不一
念是可登崐崘不一瞬目可遊八極而選方淨土

文証無外吾心一念之間我按普圓院在州南東去二十里後唐清泰中閩僧元表東游至其地有木連理之瑞里人黄緼爲築室居之遂成界相吳越文穆王勅化安院宋大中祥符改賜今額國朝混一以来寺宇與廢不常至正丁酉法師奉宣政院檄来主是山慈仁温粹好善不倦接人以和待物以恕長官敬信鄉邦皈依明年創兩廊又明年脩方丈衆室又明年建兹淨土殿百廢具興佛天輝映士民至者莫不瞻依而起敬慕焉斯不爲難能已乎樂助貲米者總制官衍樞密院都事謝某慶元路治中李某葉後以輔成者寺僧某某

也予托交方外知法師興復有道而用心之仁故不辭而書之法師號明叟姓陳氏世爲台黄巖士族云

雲漢寶閣記

至正二十五年十月集賢直學士亞中大夫兼皇太子賛善臣陳達建閣于永嘉私第藏皇太子賜翰題曰雲漢寶閣先是賛善以宋丞相某之孫今大司徒某之子叅備宿衛出入禁掖器識材猷爲 上簡知遂選文學侍端本堂日以名帖法書左右從事既而告病南還退養遠地皇太子軫念不忘屢遣使問寶翰寵錫積卷盈軸

迺建寶閣度而恭之層構重簷美輪美奐奕將式
嵯峨不數羨俾臣朱右為紀其實右謹拜稽首
言曰象緯列而天文敷圖書出而人文著書契之
開於人猶雲漢之昭于天也自夫光嶽既分三材
鼎定聖神之君繼體之主清明在躬蘊為德行攄
為辭章發為詞翰皆人文之著見者也今
皇上天縱生知動合規度游心翰墨上邁古人
龍蟠鳳翥玉振金宣文采煥奕昭回雲漢衍歎咸
歎羨雖古若胄子有學涵養性情世治哲王須師
友以成其德是游藝學文聖教所不能無者昔唐
太宗在秦府研究書法貞觀之治黼黻益張宋高

宗莊齋郎成精宗學建炎之業增光祖訓片幅隻字必為世寶則雲漢寶閣之藏當垂億萬載而不泯詎不為今日盛舉也耶既敘其事復繫以頌曰

維天垂象　偉彼三光　雲漢麗天　蔚乎有章
其辛伊何　人文是昌　重華協帝　繼聖嗣皇
寶翰揮灑　奎璧曜芒　黄銀灌練　霞標絢祥
靈虯鳳翥　虎卧龍驤　[illegible]翅斗仰　飄飛白明
邈拜稽首　敢不對敭　涓埃莫補　海嶽無量
葵心翼翼　宸極蒼蒼　爰排傑閣　齊聲閎識
琅函秩秩　錦軸煌煌　丹楹藻棁　朱栱雕甍
虹光上徹　曦彩滄涼　下臣快觀　幸際明良

抽秘騁思　崔躍商手　敬撰頌言　用託摭謳

慎齋記

東魯孔克表正夫清謹好脩平章子思氏書慎齋二字以勗之且告曰子先王懋德顯休極底齊聖昭明天下爲萬世師予纂承流遺式刑訓典朝夕恪恭奉以忠信載德濟美庶無忝前人子且慎之正夫揭之是室服膺不怠登名天府對敭王休爲郡竅茲鄒陽子右造焉俾記其事鄒陽曰善如是之居也善如是之居也其可以不慎矣乎慎也者抑畏嚴密之謂也是故志不慎則易驕言不慎則易戲容不慎則易惰行不慎則易肆蓋不慎則易

慎事不慎則易敗君子之於其身也何往而不須於慎乎故曰敬慎威儀維民之則誠能慎之學術於是乎進焉德業於是乎廣焉子姓於是乎式焉親戚於是乎歸焉良俗物情於是乎厚焉若者天子務於細行諸侯克勤小物大夫士微隱弗遺未有不自慎者也故太甲不能慎初阿衡有訓穆王不能慎終祭父有諫司馬牛不慎於言矣季以為不佞甚矣君子之於身何往而不須於慎乎易有之曰藉用白茅無咎其慎之至歟噫夫慎斯術以往則無所失矣語未既正夫請書以俟來者